

读
书
副刊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宇平
执编/版式：于晓琳
美编：倪海琳
投稿邮箱
read0451@163.com

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清明上河图”

读格非《登春台》

□陈猛猛

《登春台》/格非/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于万千命运中，我们推开自己的门。”《登春台》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推出的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作品由于人物刻画生动、情节安排细腻、主题探讨深刻，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登春台》通过丰富的叙事和深邃的思想，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个体与现实、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历史、个体与宇宙等多重关系的反思平台。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当下的洞察，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小说开篇以一种俯瞰视角观察浩瀚宇宙中的无数微尘，这些微尘代表着个体生命的不停振动和故事的连续。这种宏观的宇宙观为小说中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哲学视域。

小说故事背景贯穿40余年历史，通过北京春台路67号四个人的命运交织，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从1980年至今，这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革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社会的冲突与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尤为突出。《登春台》四个主要人物来自不同地域，如江南的苕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的地坑院洞穴、里下河平原的小村庄。这些地方都带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展现中国不同地区历史、文化和人文风貌，使《登春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幅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清明上河图”。

格非的作品常以其优雅而睿智的风格著称，被誉为“兼有小说家和学者气质风度的作家”。《登春台》延续了这一风格，书名“登春台”本身就有着深厚文化内涵。春台是古代人们春天登高远眺的地方，象征着希望和新生，与小说中人物追求理想生活主题相呼应。整本书通过沈沈夷、陈克明、窦宝庆和周振遐四个主要人物的视角，展现个人命运与历史背景的交织。无论是坚韧执着的沈沈夷，还是迷茫追求的陈克明，亦或是朴实善良的窦宝庆和聪明果断的周振遐，他们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见证。格非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挖掘，展现他们在时代背景下的喜怒哀乐，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面对生活所做出的选择。

评论家陈培浩称：“《登春台》最令我触动的则是不放弃现实，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反思，在持续的困境中辨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这部小说不仅关注了人物的命运流转，也深入挖掘了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关系，令人深刻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立体。这些人物的故事反映了表面看似平凡而实际上充满挑战和遗憾的人生，体现了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微小却不可忽视的存在。格非通过作品探索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物质泛滥的时代保持人的精神独立性和体现人生价值。在文学艺术创作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展现出作者独特艺术视角和深厚文学功底。

“人的一生，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梦的万花筒。”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可能每个人的故事极其相似，而又各不相同。从叙事结构上看，《登春台》通过四个不同人物的故事线，编织出一幅宏大而细腻的时代画卷。这种多线交织的叙事方式不仅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也凸显作者对叙事艺术的精湛掌控。每个故事独立成章，但在整体上相互呼应，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期待和惊喜。作品还融入深刻哲学思考，令整本书具有更为厚重的思想内涵。格非通过对人物命运深度挖掘，探讨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引发读者对于生命、爱情、家庭等议题的深刻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登春台》在文学形式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创新。作者灵活运用不同叙述方式和文体风格，让整部作品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这种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展现了作者的创新精神，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登春台》呈现出变动时代的丰富面相，是一部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整部长篇小说如同开往春天的人生列车，不仅关注当代人的情感变迁，也通过细腻笔触展现社会的变迁和个人起伏的命运。春天正是读书时，这部佳作值得每一个热爱文学的读者去深入阅读和细细品味。

精神原乡的
书写与呈现

读散文集《东圩埂》

□孙功俊

《东圩埂》是一部回顾与凝视故乡的一圩一埂、一草一茎、一粥一钵、一村一人的乡愁之作，也是一部为过往时光与人事立传，为自己生命历程寻根，为乡土文化增色的叙事之作。

全书分为：一叶竹筏、捕鱼人家、三块“玉”、父亲的战争、梦想摇篮、回到东圩埂6辑，精选了50余篇有关故乡往事的散文。何显玉通过回眸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东圩埂的风土人情，俯拾年少时过往的人事，写出了心中浓郁的乡愁。书中的父母、亲朋、老师、同学，以及金牛山、三河街、榨油坊、杀猪匠、光爷、三姐夫、婶娘、破圩……皆是乡愁的肌理和表情，携带着故乡的体温与东圩埂的神态。作者在书自序中写道：“一直想给我的家乡东圩埂写一部书，记载那条圩埂上的往事故人。”这部书承载着亲情、友情，寄托着乡情、乡味、乡愁，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往事的怀想，对友人的牵挂。这些吉光片羽的真挚实感，让往事回归纯粹，回归本真。

某位作家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可以回望所有河流涌来的径向。无论是得与失，都会在岁月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印记既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东圩埂》细腻摄入了故乡的原风景，那些熟悉的民间烟火气息装满了乡愁，折射出作者在岁月之河的下游，对生命原初时刻的审视与回味。这是对人生磨砾、命运乖戾的思考，这些充满了岁月斑驳痕迹的人与事、忧与喜，随着岁月流逝而凝结成生命的颗粒，成为作者生命时光中不朽的刻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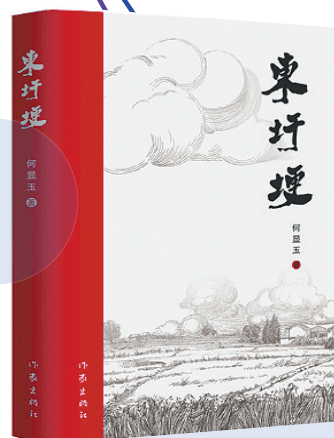
一个特定的地域对于作家而言，一定是其“肉体与精神的根据地”，是其写作的“精神原乡”。譬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黄土高原之于路遥，商州之于贾平凹。东圩埂之于作家何显玉，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上的精神坐标。东圩埂是何显玉的故乡，地处安徽巢湖西南，既是鱼米之乡，又因地势低洼，常年要与天灾洪水抗争。作家儿时目睹了水灾后乡村艰难的生活，也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与韧劲，带领着一家家、一个个村落走出贫穷与苦难。

作者在《破圩》一文中写道：“陈圩圩位于巢湖西南岸庐江县金牛镇境内，与环湖海拔最低五米的同大圩只隔着施湾和林城圩。我们的祖先们围湖成圩，掘土做埂，终将一片汪洋分割成‘井’字状的一个又一个圩，圩心则成稻田，养活一代又一代圩区百姓。埂上垒土筑墙屋，像鸟巢样繁衍一代代庄稼后生。生活在圩埂上的烟火人家，最大的期盼就是风调雨顺，最怕的事情就是破圩。”又在《双抢》里写道：“双抢在最热的天气里，蚊虫咬把抓，蚂蟥绕腿吸血，农民却要起早贪黑泡在水田里，抢割稻，抢犁田栽秧。季节不等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作品语言简洁朴素，干净纯粹，行文流畅。

《东圩埂》既写出了对故乡的热爱和对乡土命运的敬重，也写出了乡村农人的悲苦、无奈及其艰辛坎坷乃至挣扎的生存状态。诸如《二爷》《玉娥姐》《素贞》《婶娘》等篇目，读来悲喜交集，令人心灵震撼。作品展示的是乡亲们豁达、宽容的人生观，表达的是作家对乡亲们骨子里坚韧精神的赞赏，叙述的是乡亲们质朴、真诚、善良和智慧。在《相亲》一文里，何显玉如是写道：“每当我回故乡听乡亲们闲扯，时常泪水盈眶。苦难岁月中乡亲们之间互助共济，半碗米、二两油、一小袋山芋、两个南瓜，就能救活一个家，传递着一份人间温暖。”也许，正是平民百姓的这种互救与爱心，才让东圩埂上的火种不熄不灭。

《东圩埂》中写得最多的就是亲人与亲情。文本从深入挖掘、幽微细腻的角度，述说感人的细节和微妙的感受，以“乡愁”为情感贯穿全书，将乡愁别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毋庸置议，散文集《东圩埂》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显现出作家的一种悲悯情怀。

“人间纵有万般苦难，岁月亦不乏温情。”《东圩埂》叙事细腻，情感充沛，这些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文字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何显玉对故乡生活的体验和深遂的领悟。他心中的愁绪与人生的思考，汇成一股清流，任其由笔端流淌出来。朴实的文字浮腾着思乡之情，深情地叙述传递，这种散发着温润与暖意的地域性乡土叙事，亦是何显玉书写精神原乡的完美呈现。



《东圩埂》/何显玉/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多维视角下书写长江的历史

读《水润华夏大长江》

□赵显华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蓝勇在《水润华夏大长江》中，骄傲地喊出了：“常看长江长河落日圆，不怕岁月大浪淘金！”

在书中，作者蓝勇带着他的“长江情怀”，从地理、历史、文化等多角度出发，既是在写长江的历史，也是在写历史的长江。蓝勇来自长江边的四川省泸州市，他的很多学术成果也源自对长江流域的研究，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蓝勇对长江的情感之深。

正因如此，蓝勇对长江并不只是以一位地理学者的审视眼光去看待的，也是以历史学家的求真去考察，以旅行者的好奇去品鉴，以文学家的激情去书写。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长江的过程。我们对于长江，可谓既熟悉又陌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连她的源头都未能确定。长期以来，长江的源头被认为是岷江，直到清代才修正为金沙江。而到1978年经过两次对长江源头的考察之后，这才认定长江的源头是沱沱河。历经2000年的这一“再发现”，值得敬畏与思考。

古代的大江大河，向来是文明的催化剂。距今300万至500万年前，在长江流域的山涧深谷之中，猿人逐渐孕育。我们中学时都读到过，云南的元谋人是人类最早的古人，而元谋人就栖居在金沙江流域。长江上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原始的文明在这里燃起了火种，古老的艺术在这里留下了印痕，正是在长江这一条大河的流经之处，中国的古人完成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飞跃。长江孕育了古老的文明，也静观着人类的兴衰。

蓝勇尤为关注的一点，便是长江各文化之间的交融汇聚，在他看来，长江代表了开放兼容的精神。长江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多元的人类文明，又因为这些文明皆源自长江，因此形成了多元又一体的特点。作者作此判断，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长江联系了上下游的多元文化，其中既包含了长江上游的藏、彝、纳西、羌等少数民族文化；也包含了中下游汉族所创立的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其中备受作者关注和赞叹的，是先秦时期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荆楚浪漫主义文化，这一文化深受荆楚影响，表现了一种“对中原文化羁绊的反抗”。

另一个被作者所关注的长江文化，是唐代诗人或受贬谪、或困居一隅，郁郁不得志而产生的“贬官文化”。“李杜刘白千古传，长江东去不复流。人生境遇岁月论，成败终由青山定。”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长江流域依然是千年前那个蛮荒之地，很适合流放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官员。他们抱着落寞远道而来，又为山水所动，挥笔写就千古绝唱。“国家不幸诗家幸”，然而，就此看来，诗家的不幸，也是长江文明的大幸。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我国的经济中心有过多次的南迁，而每一次的南迁都会带来长江文化的兴盛。作者指出，宋代是长江流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受气候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全面迁移到了东南一带，政治、文化也随之迁移，长江下游地区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发展地带。对这一迁移的考察，可以投射出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研究唐宋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蓝勇所描绘的长江，既是自然的长江，也是人文的长江。“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家世代居住在长江三角洲，位于长江的下游，而作者是四川人，处于长江的上游。这本书将我们相连，这一江东流的春水，绵延千年，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脉之中。

一曲人文与自然的交响曲

读长篇小说《白洋淀上》

□西河柳

《白洋淀上》是著名作家关仁山创作的长篇小说，整整三大卷，气势恢宏，以100多万字的篇幅，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最新变化。

从《日头》《麦河》，到《天高地厚》《金谷银山》，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关仁山执着地关注着农村变化、书写着农村生活。雄安新区建设是国家战略，引发了白洋淀地区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首部作品，关仁山把白洋淀地区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书写着雄安新区恢宏壮丽的发展史诗，热情讴歌了雄安新区建设者和广大群众的奋斗精神，凝聚了砥砺前行、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白洋淀上》以白洋淀为背景，全景式展现新时代华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革。小说从王决心的一场被搅黄的婚礼开始，讲述了2017年4月以来，雄安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地区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变化。小说中的人物，从省部级领导，到白洋淀王家寨的父老乡亲，都深感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白洋淀的农民，对这个历史机遇有着迫切的期望，他们相信国家、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政策会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

小说气势恢宏，着重塑造了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作品聚焦于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同时，也聚焦于“人”的巨变。王决心踏实肯学，后来通过改变谋生方式，最终成长为优秀工人，完成了从渔民到央企工匠的华丽转身。农村女青年乔麦，扎根土

地，深耕农业，搞土地流转和种子培育创新，由个人致富到带动身边人共同富裕，真实展现了新时代新农民的品质。正如关仁山说的，乔麦这一“新人”形象的建构，也丰富了我们对“劳动”和“知识”概念的理解，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写实与想象提供了新的特质，“她嫁接的红色杉杉生长在千年秀林，这种创新性，不仅是形式，还创造了经济效益，并预示着人的精神突围。”小说《白洋淀上》，以王决心和乔麦的创业故事，向世人宣告：农村青年扎根自己的家乡，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小说《白洋淀上》，关仁山选择了雄安新区以及白洋淀地区农村，这个特殊地理环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表达了对生命、爱情、自由等主题的深刻思考，集中展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充满了对生活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人生的选择时，展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选择。这些人物的选择和命运，不仅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引发了读者对生命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关仁山写作风格独特，语言生动有力，无论是描写人物的外貌、动作，还是心理活动，都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能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思想。小说取名《白洋淀上》，关仁山怀有极大的写作壮志——他要为白洋淀写史立传。在这部作品中，可歌可泣的典型人物、荡人心魄的情感魅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流水般溢动的文采，成为人文



《白洋淀上》/关仁山/作家出版社/2023年1月

与自然交响曲的“强音符”。小说特意设计了一座承载着百年历史记忆的乾德大钟，每有重大事件，王家寨都会敲响这座大钟。当王家寨为白洋淀新区而立的“地球荷花”雕塑举行揭牌仪式时，乾德大钟再一次敲响。一如关仁山情不自禁地写道：“王家寨人渴望自己的灵魂重新铸到钟里去，让自己变成乾德大钟的一部分。”《白洋淀上》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演奏了一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人文与自然交响曲。它既是关仁山个人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断探索的一次实践。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江新闻APP视频号